

課室內的暗格鬥

作者: 冥冠

Powered by [紙言](#)

一、開學，煙火的氣味

在校門前停留著的我，看了看手中的取錄信件，再看看校門上的校名，「異形中學，真是滑稽。」臉上只能留下苦笑的我，只能回想

中三下學年，由於租房費用又再增長，家中終於挺不了這紅爐烈火，只能搬遷至較為便宜的清野地區，遠離市區的房屋。父母擔憂車費以及時間的損耗，最終，我亦轉校了。

「不是異形中學，是易盈中學，這『易』的發音是亦，白居易的易。」一位頭髮鬆散且戴著眼鏡的男學生，走到我的一旁說著。然後向我上下打量一番，又再道：「我從未見過你，而且你連校名也未讀得準，是新生吧。看樣子不是初中生，轉校生吧？」聽了這句話，我就只有點了點頭，卻想不到如何回應。他也點了點頭，又再說：「那麼你就一起進去，還在等誰呢？」然後，就把我拉進這冷清的校園中。

為什麼是冷清呢？因為我始終是轉校生吧，比起其他學生還是不了解校園路線，就只能提早點起行。亦想盡早知道這校園的教室位置，所以有較多時間讓我參觀參觀。是的，我人比較獨立，喜歡自己一人走著自己探索。可是，不知所謂何事，現在旁邊卻有位「解說員」一直在說著

「你讀幾年級的？」

「今年是四年級。」

「我也是啊！那你是什麼班的？」

「甲班的。」

「我也是啊！」

聽到這句，心裡總有些嘆息。因為高中這三年都會在同一班上跟同一群同學一起學習。也就是說，這解說員會一直解說

「唉雖然可以認識你這新同學，可是」

「可是？」

「我們班裡真的是太可怕了」

「什麼太可怕了？」他一直斷斷續續，讓我也非常好奇到底是什麼回事。

「就是班裡將會不斷發生衝突因為有三位可怕到極點的大人物將可以影響到我們的安危。」

第一位，馬賢，初中開始就打起了最優秀學生的名號，一直深受教師們的熱愛，每年在班上也被老師點名成班長，甚至是科長。還聽說今年打算成為學生會主席。當然，他的社交都是一群知識分子，在我們課室裡有一半都是他的支持者。成功當選的話，可說是擁有權力的當權者。

第二位，周迅智，聽說小學到現在都是籃球隊隊長，校長也要記他三分。可是，他的操行是一面倒，遲到跟缺席都多得不得了。不是因為校隊是因為他而拿得到獎盃，而且成績還是保留在全級三十內，校長不把他拉走？而且，聽說學校裡有不少人馬都是他的，可說是力量的霸王。

第三位，李英靜，這個消息比較少，而且少人知道。她從初中開始就參加了滿滿的課後活動，領袖生、班會成員之類的。中二學期尾，就已經跟全校的女同學打好了關係。中三的時候，因為看某女生不順眼，就叫了那一級的女學生不要理她，迫到那女生退學了。可說是女權的操控師。

本來這三人在初中的時候都不在同一班，權力戰如何發力都不會干涉。可是，現在卻是在同一班，你叫我們這些小小的學生如何應對一波又一波衝突呢？」

聽完了這樣的故事，我就不禁大笑了出來。「你說故事挺不錯的，不做小說家真是浪費。」

他皺起了眉，「這可是真的，而且有很多表面而普通的事情，其實在背後都是他們辦的事。」

「算了吧，這一點都不真實。」停在路上的我又開始行著走著。心裡卻在想：周迅智這名字好像有點熟悉。

看了一眼手錶，「啊都已經這個時間啦？」

「啊？怎麼啦？」

我的語氣跟腳步一起加快。「之前老師打電話給我說，要先去校務處辦點手續，我還是先去吧。待會再見。」

* * * * *

走進了校務處，放下這取錄信。「請等一等，我已經通知了你的班導師，他很快就會過來。」然後，我就在校務處內的椅子上坐著。憶起眼鏡生的話語，這有可能嗎？如果真的是三權分立的課室，會有鬥爭？戰火？受傷的會是誰呢？如果跟以前古代的官場中，應該不能避免的是拉攏？孤立？退學理應還是最終收場吧！不過，我就這麼一個中學生，難道不可以還我一個平凡的校園生活嗎？就平常地跟朋友玩樂、跟朋友學習以及跟朋友平靜地離開校園。就這麼一個要求，也不能嗎？

「同學你好，我是你今年以及之後那兩年的班主任，我姓關。你已經選擇了你的選修課了吧」這個老師就一直講一直講到去了運動場上，學生們大概是一千人，每一張臉都像木板一樣，即使被陽光照耀著，還是多麼的沒精打彩。這個氣氛就好像在說，這學校有一股又一股的黑暗吧。

* * * * *

到了禮堂，校歌、校長新學年的訓話，還有優等生的致詞，「大家好，我是中四學生馬賢」我心想著：原來那人就是馬賢。皮膚清淡的白，而眼睛亦起了亮光，滿身都是標準的校服。不說也感覺到的斯文學生，可是卻讓我毛骨悚然，感覺有些許嘔心。是我多心？還是在妒忌？

* * * * *

又走到了課室，基本上大家都按著自己的學號坐著，而我是姓許，所以通常都是十多號的。現在才發現旁邊的同學缺席，總覺得有不好的預感

門慢慢的打開，校服上有各式各樣的皺紋，而且是多麼的不齊整，加上一個滿大的單邊斜背袋。而那棕色的皮膚可以感覺到那種運動員的氣息，而那張臉卻讓我的腦袋有一陣動盪，

「是你？」

「是你？好久不見阿！」

「是啊！想起來應該有六年不見了，想不到會重遇見你。」

「嗯我走的時候都沒有留下連絡。」

「對就是這樣，連你周迅智的名字都忘了，反正以前只有一年同班吧。」

眼鏡生看了看我，然後打了下眼色，是在提醒我剛剛說的吧。但這是我的舊同學，這可是我在這學校唯一的孤島吧？

教師走到我們前面，說：「同學，你怎麼遲成這樣子？可以解釋嗎？」

「沒有，地下鐵常常故障，我想的嗎？」他對著老師就一副不肖的樣子，顯然是不爽老師這一類吧。

然而，老師說著：「同學，我老早看過你們的資料。你是住在本區的，地下鐵故障與你何干？」

看來老師也是有備而來的。看到他那眼神也開始感覺到他的可怕，跟一開始的一樣。

「算了，反正不遲也遲了，不可以有下次。」

周迅智就狠狠的盯著教師桌，小聲的說：「混蛋！遲早一天把你趕出去！」

聽了這句話，我感到一陣冷氣飄到我的背脊想著：難道是真的？

老師開始說到選班長的時候，氣氛好像開始改變。因為同學們的眼神都離不開那兩位男生。我在想的卻是：就班長而已，有什麼大不了？

「好吧，大家都已經是高中學生了。自薦吧！先是男班長」

場內的同學們都沒人敢取下這名號一樣，只有旁邊的周迅智舉起手來。我起了一個疑問，不是說了那優等生每年都是班長嗎？為何沒有選呢？

老師雖然板著了臉，卻收不起自己說的話。另一方面，女班長李英靜也是一人當選。

之後，老師又開始說：「到了高中，學生都要開始獨立去處理班務了。是時候選班會主席了」我旁邊的周迅智雙手按著頭。他沒出什麼聲音，可是嘴形卻是：「我被計算了」

而馬賢就當選了班會主席。

我就說：「你不是成了班長嗎？這還不夠嗎？」

他說：「班長本來就是虛名，本來是最大的名號。可是，班會主席卻是實際上的指揮者，支配著班會成員的，不論他是否自己名下的支持者。」

「權力重要嗎？」

「不重要，但需要」

「為什麼？」

「這是我們這些人的命運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就會被卷入這暴風之中。人一走了，身體就沒了」看來，對於他們權力就是這學校的一切吧

二、謎之學生們

直至放學，周迅智都再沒有表示任何關於那個區域、那個世界的事。顯然是不想作為舊朋友的我飽受驚慌吧。

從以前開始，他就是那太陽般的耀目。一直把我們置於後方，用自己的身軀打開前面要走的路。亦可能是因為這原因，成為了那些追隨者們的最前方，紅日。
但我可以一直走在他腳下成為影子嗎？

* * * * *

鐘聲響起，下課時間已經到了

周迅智說了有事就先走了，我就回頭看看眼鏡生的一方，他亦點了點頭，手拿捏著黑色的背包帶子步近門口。我卻意識到他的後方那冰冷的眼神帶了點戰意，而那人則是與別的同學對話。那陰暗的眼神一直讓我離不開，到達不了嘴巴的位置，看不了說些什麼。

「喂許亦仁，還不走嗎？」從眼鏡生的喊叫中醒了過來，融化身上的冰薄。慢慢就出校門之外

「你跟那惡霸認識的嗎？怎麼剛剛好像一直在說話啊？」他嘴巴一直在顫抖著，在普通人眼裡感覺是過於誇張，身為老朋友的我真想知道那周迅智那「名垂千古」的故事。

「嗯認識，是舊同學。」

「啊啲...我我先走了，再」他還沒說完就把身體的方向轉了，可是，還是被我拉住那背包的小帶子了。

「說吧，他人有什麼風光的事。」

「不不用了吧，你自己問他吧。」

「不說的話，你知道你的下場嗎？不記得了？他是我的舊同學啊！」

「我怎麼說得了呢？如果他是派你來滅我這個大嘴巴，他就會跟我沒完了」

我已經不想跟他說廢話了，一把捏緊的右拳放在他的眼前，再加上腳尖前的力氣硬生生的把地球的地深吸力給退回去，一看就知道這樣我就比本來高出五厘米左右啦。然後，他還是屈服了

「好了好了我說了。可是不要打我阿」

「快！說！」

「根據可靠的消息，周迅智那人本來不是在這學校讀書的，應該是在隔壁的李淇拐中學這一等的名校讀初中的。可是，第一天開學就把那裡的老師打進醫院了，第一天而已就把這樣做，雖然這樣就被趕出校了，但這真的好可怕阿。而現在卻來了我們的學校，要是他無端就給我來一拳你看我會怎樣？」最尾這句話，讓我整個人都對著他的身高打量一下，除了腳比平常人矮一小點、腰比平常人矮一小點、頸項又比平常人矮一小點還有，腦袋比別人小一小點，就跟平常人沒分別

「應該跟老師沒分別，反正也是躺著出去哈哈」

「你還笑？他另外一件事就是在我們學校的，就在上年他無端端在聽課時間突然起來，一拳把自己的兄弟打到在地上。雖然他兄弟沒有追究，可是也取了兩個大過跟見家長了。所以，別以為你可以輕鬆的置身事外啊」

「這跟電影動漫的劇情好像挺像的，不如你還是去當編劇吧。」

「問了我還不信。算了，我到家了，再見。」

這樣的事情真有可能嗎？雖然他雙臂應該是有能力做得到，可是主動去打架的我從未見過。算了，學校事學校了

* * * * *

第二天的早上，我還是覺得要先去習慣習慣，所以也是同樣的鐘點就出門了。而現在也上了樓梯間，一步一步的走過去。可是走廊好像跟昨天不太一樣，比起昨天還要靜，是因為「第一個都是新鮮」的嗎？反正想想就到步了

在門外看著，好像跟平常不一樣。打開了門

我的胳膊跟手臂就被別人捉住了，以我的力氣一個人都防不住，還挺得了兩個人嗎？被這兩度力氣推到另一個課室裡，卻看到一個背景坐在教師椅的把那雙腿都掛在桌面之上。課室之內還有好幾位穿著同樣校服的人，但在場內卻沒有一個容貌掛在我的腦海。

「你跟周迅智很熟嗎？」

我沒有說話，就一直在想他是誰？是我班裡的人嗎？

「跟你說話啊！還聽不懂嗎？」

「嗯舊同學。」

「那就是說是同一伙的？」

「沒有說是或者不是」

「好，我給你一次機會。給你一個選擇，加入我們還是沒命走出去？」

「我要去廁所」

「你是欠揍嗎？」

「分明不是啦，你不是給我機會嗎？不先去廁所，怎樣思考呢？」

「你腦袋在屁股嗎？哈哈」

「不，我就是喜歡在廁所裡思考」

「算了，你們幾個跟他過去，然後快點回來。」

然後，我就好像老大一樣，後面的人都一直跟著我這點風光，只有短短的三十秒。而最可惜的是走廊間一個美女都沒有，所以就算有一點帥的我也沒辦法在這半分鐘釋放這十多年以來的一點男人味而之後的我，都只能夠窩在廁所等待救援的號角了

「你還不出來？快點！出來！」

「多等一會」這一刻的我還在忙著滑手機。你說，滑手機能停得了手嗎？不！可！能！！所以，我就只能一直滑了

* * * * *

鐘聲響起，然後我就打開了門

鬆了一口氣，看了周圍都沒有人了，然後就回到教室。這走廊就跟一般學校一樣，滿滿的同學走來走去。很多人的手裡都有大大本書的，飄來跑去的讓我記得了一件事：暑期功課！

我飛跑回自己的課室，放下我一直背在胳膊上的背包。打開那些雪白的紙張，跟眼鏡生一起努力戰鬥著

完成以後，回到自己的座位，桌櫃裡卻留下一張紙條：「最後機會，後悔莫及！」我在想：還是要我選擇嗎？還是要把我拉進去嗎？因為我是周迅智的舊同學嗎？

然後，門外的周迅智就走進來了，把暑期作業掉在桌面，「借來。」把我那新鮮出爐的作業取了，連我那本也不藏在櫃裡。老師來了，他還當面在抄功課

「死了死了」我一直來回的看我的作業跟老師的目光，而老師就一直盯著他。我撞了一撞他，他卻說：「別阻礙我抄功課」而我就更用力的撞他。

他又說：「你看看你做的好事，字都彎了。」然後他看了看我，然後看著老師。

他笑了一笑，說：「老師你好。」然後他就低下頭繼續的抄

三、決心與逃

到了最後我還是要在下課後可憐的站在教員室門外，而我旁邊卻是害我站著的周迅智。我苦苦的叫著：「為什麼？為什麼我不是缺席？為什麼我不是沒做？卻偏偏是被捉在抄功課上？」他呆滯的看著我，「有分別嗎？」看他笨就這樣說：「缺席就可以延長時間啊！沒做就可以留堂坐著做啊！而抄功課要被罰站！」他亮起了燈，「可是留堂做不完要留到做完才可以走啊？抄功課就一天而已，給他們就好啦！」「不對，這會送你兩位同學一個美好的小過。高興嗎？」我的背脊都感到一陣又一陣的陰冷的氣，是教員室的冷氣！而班主任只是冷氣下的配角可是，他說的話卻是重點！在班主任的面前，我都沒話可說，只能微笑而且慢慢的移離周迅智「你們繼續站吧，陪我下班。」「可是我們都不同路，等你干嘛？」我不禁吐出這話來，而走著的老師重新轉過來，且發出他那可怕的笑容。

待了十五分鐘，周迅智繼續站著睡。這超高的技術恐怕不是一兩日能練出來的，他背後也沒有依靠任何牆壁，他肯定有在學那些平衡力、什麼異形物理學之類。這還是讓我慢慢思考那群學生們、那張紙條。雖然，旁邊這傢夥真的讓人很想去揍他，可是畢竟他還是我的舊同學、舊朋友，難道我可以背叛他嗎？對，我可以說一說就行啦。可是這跟心不一樣，所以還是算了。「喂周迅智，把我卷進去吧。最好卷的比暴風雨還是強的。」「」可是，他還在睡覺算了，等下一天吧

然後，我一拳打過去
「我要加入你們！」
「啊誰敢偷襲本大爺！說笑的你這點力就想加入我們？」
「不行？只有力氣太沒意思啦，腦筋戰已經要開始啦」
「說笑？我比你還要聰明！」
「那就看著吧」
* * * * *

第二天早，我又在同一個時間到達，我知道他們會再次出現，所以表情沒那麼慌忙了。而且，我早就有備而來，放馬過來吧
「怎麼了？你的選擇是什麼？」
「我也想決定，可是，到底誰是老大呢？」
「不就是我嗎？你看不見啊？」
「不可能。就我一個平凡的人，有可能請最大的話事人來問我這麼簡單的問題嗎？而且還要兩次？」
「聰明，我就是基群的幹部。」
「基就是那個意思？」聽了讓我不禁把雙手擺在後面。
「沒這意思，反正你不會懂。」
「那基群的老大是誰？」
「中五的洪嘉豪，反正你是轉校知道也沒用。」
「那也是好吧，我加入。可是有什麼福利之類的嗎？什麼什麼補貼交通費書簿費之類的？」
「你白痴啊？這群你知道是什麼嗎？」
「不是什麼運動社團嗎？」

「運動社團關書簿費事？不，我們怎麼成了運動社團的。我們可是黑社團的！」

「啊是嗎？好吧。那你叫什麼名字？」

「對，對，對這才說對重點。我叫王俊朗。」

「那好吧，我不阻你們了。再見。」

然後，我就急速的跑走了，他們沒有出來，可能是認為我已經接受了這個團體吧。可是，老子有那麼簡單嗎？雖然，不是眼鏡生說的那樣，什麼馬賢？根本就不關他的事。

* * * * *

鐘聲完結了，周迅智也剛好到了。

「你知道『基群』是什麼嗎？」

「你聽誰說的？」他停頓了一下就坐下去。

「沒有，反正已經不重要了」我的心情好像慢慢放鬆了一樣。

突然，廣播開始了「洪嘉豪、王俊朗，聽到廣播了請盡快去到校務處報到。重複，」

「你看看，基群已經被清除了。開心吧？」

「你到底幹了什麼好事？」

「就他們好像是你的死對頭，想把我拉進去，然後『錄音』，完成。」

「但你知道嗎？這你就沒有後路啦？」

「這話怎麼說？」

「因為是誰也會知道是你幹的好事了！」

「那我也沒辦法啊？不管了，反正我也決定了要把你推到頂點！」

「就你？」

「你說呢？」

每一步都有很強的腳步聲，是在告訴我你超磅嗎？不是，是要我認得你吧？

開門之後，發現這人是李英靜。本來沒留意她什麼的，但她的高跟鞋也太大聲了吧？這樣才得到大家的注意力，可想而知，她有多麼的青春發作。然而，她不特別，形容完畢

眼鏡生走了過來，對我說：「聽說馬賢打算把你拉進去，你卻送他一個禮物。他決定不給你看到明天的太陽！」

「好吧，反正這裡是屏風樓區，不看太陽也沒關係。」

「還在說笑？」

腳都軟了下去的說：「啊那怎麼辦？周迅智還不幫我？」

「那」他們準備說的時候，我又打斷了他們：「不是，我都沒有碰過他，就只是清理了基群而已。」

「什麼？你不是知道馬賢有幾個直屬的社團嗎？這樣他才能一直那麼白，而且權力保持者。」

「你還說？你有告訴我嗎？算了，周迅智不快點找人來保護我這個副團長嗎？」

「笨蛋阿？誰曾告訴你我有人馬的？」

然後，我只能指著眼鏡生

「任志明，你這個白痴」這句話都送給了眼鏡生了。

「說這話也沒有用啊，你只能在小休、午膳跟放學，盡快離開這個校園。」

「這不就是逃亡遊戲嗎？」

「當然。不過，有一個方法可以让你很快就不用再逃避他們了，可是這可能不太好。」

「是什麼方法？怎麼不太好？到底是什麼？」

「就是」

~~~~~

以上節目內容涉及不當行為，請勿模仿。多謝合作



## 四、任何事情，腦袋先動

「就是時間，跟突發新聞。」眼鏡生一本正經的就著。然而，我們還是不太清楚他在說什麼，「什麼突發新聞啊？」眼鏡生搖著頭，不打算告訴我的意思，卻在周迅智的耳邊說了幾句話。而周迅智就大笑了一番，說：「利害！」

「不說就不說，我還是自己想。」其實誰會想不到他的意思，重點在於他所想的方法到底有多少娛樂感而已。不管了，反正放學的時間還是只有我一個人衝著回家，有時間不如想想如何逃吧。

可是，在這之前我還是要問問在這課室，這個戰力這個佈局到底是什麼樣的。在走象棋的時候，還是先需要看看自己還剩多少兵士吧？

「不知道大家能否看到這些符號做成的課室裡的位置，就只能努力想像吧。另外，主角在三列二行，周迅智在二列二行，眼鏡生在五列三行。由右到左。」

「藍色的就是你們的伙伴，黑色的就是馬賢的人。而白色就是不關連的同學。」這些由原子筆所畫的圖隱約看得出這班同學都好像身處戰場。如果真的是戰場，無辜的白色就可能染紅。

「哎？等一下怎麼你會是白色的，混蛋！」給我發現眼鏡生這人想把自己置身事外。

「我本來就沒說過要加入誰啊？這遊戲太刺激了我怕我承受不了。」

「不行，沒有你的情報怎麼行？」我就用藍筆畫了幾畫，「你現在是藍色了。知道沒有？」

「哎電影裡的加入都很帥氣，怎麼我就這樣子？」他用不服氣的眼神看著我。

「別糟了都把這事當成了什麼玩意？過家家遊戲嗎？這是鬥爭輸的最壞情況是死，不要把這想像得太美好。」周迅智一刀斷了我們的輕鬆心情，然後他對著眼鏡生說：「雖然你的情報、計劃都算不錯，可是如果你不願意跟著我們我不會說什麼。機會只會留給有準備的人。」

眼鏡生呆了一陣，就說：「我加入是沒問題，前提是想你說出你以前打老師跟打兄弟的原因」

周迅智就說：「關你屁事啊！又不是一定要加你進來沒有你，本大爺到現在還不是好好的過日子？」

眼鏡生被他的突然給嚇到了。可是我是誰？從以前開始我就了解他人，所以用眼神壓力給他最後一擊，三，二，一

然後，他抓了抓自己的頭髮，深呼吸了一口氣，再說：「你以為我還是以前的我嗎？傻孩子，快滾下去」

「混蛋，你居然」我氣憤到說不下去。

「在我這個位置，如果那麼輕易被人知道弱點，還得了？」他這話非常得逞。

「這話也不是沒道理。算了，見你求我我加入吧。」眼鏡生醒來了就說話。

「誰求你了？」周迅智聲大的說。

看到眼鏡生那麼囂張，我不忙補一句：「哈哈你那麼怕周迅智還敢那麼大膽，利害」

「不怕啦，反正我有他想要的情報。」他更是囂張。

周迅智把手掌壓在他的頭上，說：「小夥子，你沒看過古代劇嗎？情報可以硬來的。先把你綁起來，再吊打哈哈」

眼鏡生重回那收斂的性格，安靜的坐著。

安靜了數分鐘，我再次說話

「難道我們不能反擊嗎？」

「不是不能，不過要在你這事處理好之後。」智說的不是沒有道理，如果愈是反擊，他們愈會針著我打。」

「那你們大概什麼時候可以搞定呢？」

「下個禮拜五，我們出擊吧。那天是社員大會。」

「什麼社員大會？」

「我們學校有四個社，就紅黃藍綠色的，你看你的運動服不就是紅色的嗎？」

「對啊那你們的呢？」

「我的是黃色，周迅智是藍色的。」

「每人都不同，可惜」感嘆的我唉了一聲，再想想

「我有一個想法，不過，待會再說吧。」

\* \* \* \* \*

又到了世界觸目的環節，一年一度的世界級障礙賽已經開始。

首先一大群人都在這走廊裡，擠滿的不得了，根本跟泥漿跑步沒分別。不過，作為我的對手他們也是跑不過來，我就潛進這人海，走到樓梯間一直跳衝

到了下去，才發現還有很多跟蹤狂一直跟著我，而我就一直跑一直跑。到了彎道的時候，沒有減少速度，而且開始把自己的身體傾斜，用最少的路段跟他們的距離拉大。差不多到終點，不過我們的腿還一直在跑，而我一直還在找更多的彎路，甚至是紅綠燈呢。至少不能讓他們知道我住在哪，否則我也想不到怎麼辦。

好了，終於回到家裡，腿都被跑酸了。

「今天就第一天也這個情況，如果他下一天找個運動員老子我該怎麼辦？唉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 五、最佳逃生及策略

今天是星期五，好說了就是今天這障礙賽的第二天，也是可以說完成了就能夠好好休息。當然，今天的我可不能早早的在那學校等著，起碼不能亂進虎穴就是。

想了想，學生的天敵還是老師，所以走到老師的面前不就等於免死金牌在我面前嗎？這確實是個好方法。可是，卻不能把老師帶回家啊那老師不就是廢了？或許擋得了一秒鐘也是可以吧

我到了課室的時候，已經有一半的同學在這，有些聊著、坐著、躺著等等，可也有些是盯著我看。

「志明，到底你們有沒有方法？昨天我就跑了一天，腳都快沒啦。再沒有出點策略，我人就沒了。」我走到了眼鏡生旁邊說。

「先等著吧。下個禮拜一會有事發生的。」他冷漠的說，應該在分析些什麼。

「為什麼不是今天？」

「首先，你昨天才在生事，今天就能做些什麼？」而我卻是呆著看著他

「禮拜六日這兩天是關鍵，他們這兩天要不就是去玩、要不就是去打架，然後在禮拜一就沒那麼火熱啦？再加上我們會加插『事件』，焦點自然就轉了過去別的人身上，明白沒有？」

「可是，被轉移的人不就很慘了嗎？」

「所以我上次可是有說這個『可是』，而你卻苦苦哀求」

他看到我一臉茫然，再說：「放心，這個別的人不會被追殺的我只能說到這而已，否則」有一位同班同學走了過來，說：

「你們在說些什麼啊？就你昨天這麼膽小啊就只會跑嗎？哈哈沒這麼大的頭就別戴這麼大的帽子。」

我們兩個都沒有說什麼話，而因為有其他同學，他們不敢做什麼事情，因為他們是我們班的「良好學生」，是「好榜樣」吧。反正，我們之間在老師面前是不可能發生衝突吧。

我問過眼鏡生之後，他是馬賢的左右手不是「女朋友」那種。然而他都在學業成績上成為長久的第二，黃逸源。反正，都是其中一個麻煩的傢伙，要清除的人物。

\* \* \* \* \*

鐘聲又再響起，這到底是開戰的號角還是休戰的一場休止符，就在散去的人群當中慢慢浮現那幾段身影。我沒有走、沒有衝而是在老師的面前靜止，即使是馬賢這人馬之首也不敢輕舉妄動。難道就我這樣的小人物就能扯開他的假面具嗎？如果真是，這實在太滑稽。可是，他卻一直盯著我看，我想了想就決定

「老師，我聽說過你好像是中文老師阿，也有教體育的？」

「對啊怎麼啦？」

「沒有，就馬賢好像想跟我比賽就一百米的。想老師看看，誰到底能選成班會的代表去參加班會接力。」

「擘現在才剛開學耶，你們不覺得這會過分的早嗎？」

「沒有啦，馬賢太有辦事效率啦我想他已經打算準備聖誕的呢，所以我也只好接受挑戰啦。」

「那好吧。馬賢我們一起到那吧。」老師招了招手，馬賢卻沒聽什麼事就把他叫了過來，一起下去賽場。

取了那些設備後，由被我拉來的眼鏡生做起點線的指揮者，而老師卻作為終點線的判斷人。當然，其他的圍觀者們都是由他們的黨組成的，但他們也不敢過分地多人，只有足以了結我就可以啦。

「各就位」眼鏡生舉起手，這一場指揮都落在他手中一樣。

「我要你因為做過那些蠢事而向我們的人道歉。」他冰冷的表情在遙遠的老師眼中還是沒任何分別。

「你就想好了。」我吐出了這話來，這一刻我自己也傻眼了。  
「預備」這話之後，眼鏡生在下一秒間手已落下  
我跟馬賢也衝了出去，而大家的眼神都呆滯了，眼神都由四方八面亮起了

馬賢在一瞬間起跑時，已經超前，他一直認為自己是跑的最快的。而我卻是每秒就落後他兩米，在第五秒的一刻  
我的方向轉變了，順手取了自己的背包後，隨即向校門衝出去。在教師的眼前，把眾多位敵人眼中呆滯的表情下這一瞬間，依靠我衝鋒二十『交叉』的小腿，再從地球那直到不能再直的赤道，拼命的衝過去，即使香港不在赤道上  
不過，他們最快也要先用零點八秒反應時間，然後再用一秒時間考慮老師在面前，再加上未得到在跑得最快也還有五點二秒才跑完的馬賢的指示，這七秒就能讓我走出了學校之外，而且是更遠的地方。

回到家裡，我還在喘氣地站著，喝了一杯水後就知道這又要給老師一個怎樣的解釋。  
「這年代做學生的壓力真大，又要面對同學之間的關係、矛盾，又要忙著向老師解釋。還不知道眼鏡生是不是真的有什麼可以解決這事情的。」  
而電話突然震動，我看到是眼鏡生傳了短信給我：「剛剛的事我也被嚇到了。不過放心，我已經說了你在跑之前你家裡有事打了電話來，最後也是心太焦急就衝回家啦。」  
我整個人都鬆了口氣，躺在椅子上休息著

\* \* \* \* \*

星期六日我都在家裡成了宅男，沒別的就怕給人還債吧。  
回到學校，走到走廊的時候看到出來走著的人感覺表情都變了，我還在想這到底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呢？  
我再次走到眼鏡生的旁邊，打算去問一下：「志明，你到底做了些什麼呢？」  
他打著呵欠再說：「你真的要請我吃頓飯啦，上個周末都為你用盡了。而且還幫你出了一張大的人情牌才有的呢。」  
周迅智也說：「對啊，我也有幫忙啦」  
眼鏡生反駁：「你幫個屁啊，你進得來這個課室，字卻那麼醜一點用處都沒有。」  
看他們一直都沒說重點，我就不耐煩的說：「到底你們做了些什麼？」

## 六、借用操控術

「哈哈你不記得了？我可是情報收集的高手阿」眼鏡生托起他的眼鏡，展現他的威風。

「然後呢？」我還是聽著好了。

「對抗著這麼多的熱血男孩，不給他們分散點注意力，你又怎麼能逃離他們的目標呢？所以我就走了過去跟李英靜交涉。你要知道，她可說是大地之母啊！她的根已經連結到全校的每一角落了。然後，我就交易了些東西，她就把她姐妹分析了的事情都給我了。」

「什麼東西？然後分析了的事情是什麼？」

「能把男生們的腦袋都變傻了，還有別的嗎？不就是女生啊而用的是什麼方法？就是情書。」眼鏡生說了之後，周迅智也過來坐著然後說，

「我也現在才知道情書的威力」然後智他一直盯著那封信。

我卻不太認同，「不就是一封信嘛有什麼大不了的，你們說的威力也太誇張了吧。」

「可是，馬賢雖然是大將軍，可是他卻不能名正言順的說，人馬難免會有點難以駕馭的。加上我說的時間配合還有現在的甜頭，他們根本沒有一點力去對付你哈哈」

「原來如此，這不是用女生的力量去操控著他們的集中力嗎？」

「就是這個意思，所以，我曾經也說過這教室裡的力量氣場不只有兩個，是有三個」眼鏡生開始自信十足，無人能敵的樣子。

「哈，果然卧虎藏龍沒收錯你這人。可是，你交易的是什麼？」周迅智起了疑問。

「哦這也太過簡單了，周迅智老大你今個星期六去深海公園就可以了。」眼鏡生把責任一掌拍在智的背後。

「阿為什麼？」周迅智一臉茫然。

「你不知道嗎？李英靜由以前初中開始就傾慕於你啦，所以我就跟她交易了你的一天。我早就說過有人會成為另外一個可憐人的。」眼鏡生就開始偷笑。

「不不不怎能是我呢？你就你去好了，反正本來件事是你起。」智他指著我的說。

「怎麼行呢？交易不就是雙方同意，我到時候去也是怕被退貨啊。」

「老大，聽我說方法的時候你就大聲叫好，現在就說這些話男人要學會承擔啊！」眼鏡生也幫忙逼他去就是。

「那女人很麻煩的，這不可以。唉我真的是收錯你這人啦。」

「叫你去就去，少廢話。不然你不要當老大好了，我幫你當就好，反正你這麼沒用。」

他就淒慘的眼神看著我。

「先等一等，事情應該還沒完吧？儘管是那些幫手可以被女生牽著走，可是被我幹掉領頭的團有可能輕易想別的事情嗎？」

「這個問題啊我早就想過了，你把這個學校想得太簡單啦。」

「你這話又是什麼意思啦？」

「你有聽說過『大菌吃小菌』的遊戲嗎？當一個團沒有領頭的，就自然會有人想爭奪，這就是『分裂』。可惜，這個學校內有大大小小的團，他們的分裂意味著有更大的危機會被吞噬掉，明白沒有？」

「啊這就是無形之手，這學校原來也有這樣的規律。」

智終於也再開口：「沒錯，這就是我們身處的世界。統治、被統治，或者是消失，就這三個身份。」

「沒錯，所以如果你可以刺破那些團，再吞噬就可以了。」

「雖然遊戲是這樣玩，但攻擊的方法就要每次不同，所以這是腦的戰鬥。」

「啊對啦，我們不是要開始反擊戰嗎？」

「沒錯，就是星期五。」

「那你們已經想好了沒？」

「也不能每次只有我去想吧。就寫信一事我都已經寫到手都要斷了。」

「那也是，就給我一天時間吧。可是，你有沒有發現馬賢到現在還沒有動靜？」

「就是，叫他人馬去動手也不需要什麼腦筋。」

「是為了要選學生會而沒什麼時候嗎？」

另外一個戴上眼鏡的同學衝到我們眼前，他叫吳鳴山，然後他就開口了，

「聽到最新的消息，馬賢今年不是選學生會，而是已經當了綠社的社長。看來他是打算發起挑戰了。

」

當我們聽到這消息，我們也說，

「智，你也當社長吧，即便是否硬碰，這名聲也是必須，被搶先就沒了。」

「這不明顯嗎？他的人有一半是同一社的控制大局是輕易的。你看我們每個人都不同，大概想分割我們的戰力吧。」

「哈背叛社對我來說是沒什麼關係的，規矩？不外如是」

「說的好，那智你就當吧。」

「好吧。」

\* \* \* \* \*

今天開始是正式上課的日子，除了知道自已的老師是誰之外，還開始要去認識同一選修課的同學。不過我對這些都沒興趣，反而是要想想怎樣去報仇吧。

到底是插贓嫁禍？還是大整蠱之類？心就開始想：原本對他們是沒有想法。可是他們的行為是對我有很大的威脅，攻擊可是最好的防守，我就只能以毒攻毒啦。